

东洞庭湖湿地风光 作者供图

从湿地走向自然保护地

胡 伟

开 篇

自从人类诞生那一刻起，自然生态就庇护着人类的生存。人类在前行的过程中，智慧地感知到这一切，一边发展，一边保护自然，梦想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存在。这一切发端于哪里？在哪里形成现代拐点？保护森林是直接的认识，而湿地则是一个开始不起眼但却是重要的现代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拉开了深化的现代意义生态治理序幕。

于我而言，说起湿地，要从水土说起。

初识水土

认识水，要感谢家乡的河流和水塘。少不更事时，我开始接触溪水和池塘，一旦接触，就像被施了魔法，再也摆脱不掉。河水不是特别有名，不过是从附近山上流下的一些溪流，清清浅浅。池塘更没有什么名气，往往位于我居住的村镇边缘。夏天，我们去水里游泳寻凉。我开始不会游泳，只会狗刨，在水里待久了便有了点水性，不知不觉会水了，手脚不动都沉不下去。池塘不一定是金色的，但浮萍之下有鱼，我拿着手制的鱼竿，来到池塘边抛竿，蹲守小半天，总能钓上各色漂亮的鱼来。好玩，成本低，不空手，这是池塘带给我的吸引力。这么一玩，就过了童年、少年。直到有一年暑期，逮住机会跟着兄长，坐上他工作的驳船，来到长江，这才发现江和湖、河、溪、池塘很是不同。江水居然是浑的，波涛荡漾，长而且宽，江水显然很深且凉，给我很大的视觉冲击。而大海是地表水的汇聚地，更是给我不同的感受。大学毕业后，我第一次来到秦皇岛的老龙头，看到眼前的大海碧波起伏，居然看不到边缘。后来接触大海的机会多了，我才开始平静下来，确信大海并非不可捉摸和相处。

我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平地生活，乡镇也罢，都市也罢，陆地主宰了我生活的绝大部分。泥土砂石钢筋构成的房子让我们有了安生的场所，大地上种植的稻谷可以果腹，水则让我们滋润生华。可以说，陆地上的人们对于水土的感情是深厚的，习惯上把家乡称为乡土。

在中国论自然还要提到山。在陆地，山是聚宝盆。山在眼前，大山小山，无穷无尽。山下自是日常生活，山上俯瞰人间，总让人有很多向往。九华山、黄山是皖南的大山，皖西南还有天柱山等名山，大别山更是有名，连接数省，惠及民生。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山，世界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就矗立在祖国西南的中尼边境，它是天地间最壮美的丰碑。中国的山峰，数不尽，形态极多。山有仙气，就会吸引滋生很多动植物繁衍生长，让人觉得山是人间另外的存在。

之所以提到水、土、山这些普通之物，是因为它们背后承载着很多的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记住了水土山的价值，它们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工作的基础，但我们常常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关联。其实它们之间的关键节点，深藏着生态治理的密码。

于我而言，对水土的理解，始于湿地。正是这些身边的湿地、稻田、高山，打开了我对自然的认知。

水土故事

从数亿年的演化尺度来看，包括人类在内的陆生脊椎动物，共同的远古祖先诞生于海洋。科学家解释，远古的鱼爬上陆地，不再喜欢动荡无比、风险极大的大海，它们跑到森林躲了起来，开启进化的征程。如果这种说法描述了远古第一段人类进化史的话，那么达尔文就完美地解释了第二段传奇。自从古猿人慢慢学会使用工具，就从“猴子”变成了人类，从此人类开始有了更大的舞台。而第三段进化史虽然没有统一的模型理论，大逻辑却可以诠释人类进一步的行为。人类由于害怕野兽和闪电，试探着从洞穴来到平原，开发出种植业养殖业，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原始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生活住址选择。人们一般会选择有水的地方生活，喜欢水草肥美的地段（逐水而居）。古人不一定清楚其中的原理，但是具体生活还是按照这个逻辑。回溯过去，当年的海、山、森林、平原、湖泊、草地，让古人越来越安全地生存下来，而在这些环节之中，有水才可以保命，有土才可以兴邦。

现代人类文明最初的形态应该在水边完成，那时的水指溪、河、江、湖、海等，但那时的人们不一定有湿地的概念，更谈不上深刻理解保护的意义。因为，人们那时关注的焦点还在于如何物尽其用，高效开发自然。

水土文明

翻开《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描绘芦苇荡，“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勾勒荷塘，这些都是古代湿地生态系统的真实写照。那串串诗句背后，蕴含着先民对湿地生态功能的初步认知——他们懂得芦苇可以固堤防洪，明白荷花能够净化水质，更清楚湿地是鱼鸟栖息的乐园。当然，“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说明他们那时关心的是如何使用湿地和森林，水土保持则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开始重视的事。

经历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后，人们总算对水与土有了一些深刻的认知。人们从农业需要的角度，进行种树保墒，让土地有滋养，让水源源不断流动。尽管如此，人们还觉得水土不可控制。受大气候、地震等影响，水与土经常出现不可测的紊乱。水土流失、黄河长江泛滥、沙尘暴不时袭来，总让人们感觉水土背后还有什么未知的秘密一直不被掌握。对于水土的认知尤其是对水土之间关系的认知，需要更多的实践知识积累。2026年5月，我在河南省郑州市参加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的黄河治理80年采访活动，在科学研究机构模拟黄河泥沙成型治理模型前，我特别困惑于表面柔弱的黄河水是如何不可控制地带着泥沙翻滚改道的。随后在兰考、开封等地，我看历史、走实地，翻阅古今黄河历史，才明白要彻底治理黄河，需要顺应黄河特性，保护黄河湿地，开展人民治黄行动，才能让黄河安然地归于大海，造福社会。

回到20世纪，当人口不断激增、农药继续泛滥，工业文明如洪流一般给各地造成水土破坏，地球陷入巨大的生态漩涡，整整一两个世纪的普遍缺水、土地污染板结、森林匮乏、气候极端变化的状况，让人们面临着一致性的世界级生态困境。

地球上最重要的物体就是水与土。要让地球持续可用，前提必须要保护好水土。至于大气的治理，则需要更多的环境条件和技术。

水土之间

湿地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一个便于生态观察的端口。何为湿地？不用专门的术语，看看我们四周。高山下，湿地就是隐着雪水的草地。河边溪边，湿地就是杂草丛。长江黄河边，湿地就是芦苇丛、碎沙地、滩涂地。海边，湿地就是红树林泥浆地。在一个个不显眼不高大的模糊地带，湿地静悄悄地显示着水土矛盾解决之道。

传统意义上的水土保持，主要是解决水和土各自的问题。单独治山，可用树。单独治水，可保水。但当山水相遇的时刻，水与土是一对矛盾体。水要吞土，土要淹水，水土直接面对的结果就是水土相失。

如何保持好水土，除了把水土各自管理好之外，需要特别关注水土之间的联系。孤立地处理水土，不能解决水土问题。无数水土治理失败的例子，总让人们困惑。所幸，大自然一直在默默地给我们启迪，解决水土流失这个老大难的问题，自然界竟然显示出一款丝毫不起眼的湿地办法。

湿地降临

1990年代，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森林治理问题。显而易见，森林的匮乏、荒漠的存在让地球人意识到如果再不关注生态问题，不及时采取必要有力的措施，人类将不复存在。其实，早在1970年代，就有罗马俱乐部学者讨论人类增长极限问题，生态是其中重要的环节。继而，各国政府政要都开始把林业生态资源环境管理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并列为国际会议每年必论的话题。在生态治理的体系当中，森林问题无疑是核心。有树才有生态，有生态才有未来。在全世界的森林建设当中，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翘楚——中国的生态治理成就最为突出。那时候，中国已经开展了大规模的全民义务植树运动，著名的“三北”工程已经拉开了序幕，全国不少省份已基本消灭宜林荒山，国土绿化持续推进，生态治理形势一片大好。忽然有一天，听说机关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湿地机构。这可是一个新词，当时人们的注意力还集中在植树造林、保护动物上，湿地机构就挂靠在规划院某个处，安安静静地工作，没有多少人关注。

那时节，我去北方采访活动机会比较多，几乎把三北区的省区走了一个遍。在内蒙古，我在伊敏河边看过蜿蜒的草原湖泊，而且还在九月初下到湖里游了一次泳，冻得直哆嗦。在巴彦淖尔市，我看过“几字湾”沙漠湖泊和沙漠边缘，看绿树与飞沙斗争共存；在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大湖边，我看过火山爆发留下的痕迹，黑土和溪水共景。在哈尔滨市上过虎林园，我看见老虎们收敛的样子；在辽宁省，我看过大连市碧水冲刷的海滩和丹东市国境线妖娆的水系；在吉林省，我看过闻名的冰挂，宛如仙境；在陕西省，我在古城榆林市看过人沙大战后沙退人进的成果；在宁夏黄河，我看到干净的芦苇沙河场景；在新疆，我看到千里戈壁、不屈的胡杨林和溪流淙淙的美丽哈拉斯河；在青海省，我看到了逶迤的祁连山和山下稀少而珍贵的河流以及飞禽走兽。在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等，也都看到了平原农田和防护林，以及水库和一众湿地。至于中部和东部，我见到更多的森林、湖泊、江河、海洋。湿地一直是忽隐忽显的存在。

直到我遇到几处大湿地，才极大改变了我的看法。在海南省的海口市，从高峰林场大山上下来，我来到海边一处灌木丛处，第一次看见真正的湿地保护区，那里已经铺设了木道。在滩涂，我沿着木道，直接来到海边，只见一些低矮的树木或长在水里，或一半在水一半在空。当地人叫这个树丛为红树林。树木看上去其实并不红，叶子还是绿色的，有点像茶叶，最多是树的根系有一点点红棕色。我不知道为何这样命名。不远处，有几种飞鸟，飞来飞去。浅水处，有很多鱼虾、寄居蟹。让我吃惊的是，那时海南已经很重视湿地，并且已经对湿地实实在在地进行了管理。

再次引起我重视的是在广东省深圳市看到海边的红树林。1991年，我第一次来到深圳市，那时深圳建设已经有了速度和高度，林立的高楼旁就是大海，海边的红树林几乎和市区连在一起，对面是香港，影影绰绰，看不太清晰。海边有沙地，我走在海边，看海浪一波接一波穿过红树林，涌向有点暗黑的沙地。那时，我甚至压根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深圳市的红树林居然能把国际红树林中心引进来，开创了中国湿地建设新标杆。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6日，《湿地公约》常委会第62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提交的区域动议提案，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成立。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2026年6月，该协定正式生效。截至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共拥有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深圳市成为中国第二家国际生态管理机构驻地。故事越来越精彩，2026年8月，国际红树林中心会议在深圳举行，红树林再次走上了国际红地毯，成为各国生态关注的焦点。

这些年我陆续还在南方遇到其他湿地，广大而具体。我在浙江省看过国内首个国家湿地公园——西溪湿地；在福建省看过厦门海边湿地；在湖南省看过长沙湿地；在湖北省看过武汉湿地；在广西看过贵港湿地；在贵州看过黄果树湿地；在云南省看过昆明湖湿地、大理湿地；在四川省看过成都湿地；在重庆市看过江边湿地；在江苏省看过盐城湿地；在山东省看过青岛、威海、日照湿地等等。至于我的工作地——北京市，那湿地就更多了。单是通州，北京市新的行政办公地，简直就是在河上办公的。高楼上的窗户外，京杭运河美轮美奂，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风光。

湿地，水土交融之地，生物多样性富集，极美，基本上样貌差不多，很容易当成一般生态风景，但是要简单看成如此，则是对湿地的不了解，湿地需要大众有一个自然学基础，才能深入进行科学感知。

家乡湿地

在家乡，我其实已经体会了湿地。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离长江不远，但那时确实不知道长江具体长成什么模样，有什么伟大意义。很搞笑的是有次我跟着二哥来到他当时工作的船队，从童埠顺江来到芜湖，我眼见了长江的浩渺，日子久了，竟慢慢地忘记了长江的模样。在铜陵市上高中时，有次来到长江边，只隔了五百米，居然没有去江边看看，太不可思议了。仔细回想，我还是拥抱过一次长江的。高二某天，班主任虞老师来了兴致，组织我们去南京长江大桥看看。全班同学一早坐大巴从铜陵市出发，睡得迷迷糊糊，沿江来到了南京长江大桥。站在高大的桥上，我们目睹前方发灰色的江面和点点江船，兴奋莫名，那时想不清江边的湿地和无数的芦荻的作用。

多年后，我已经习惯留意并欣赏安徽省的湿地，印象深的有好几处。一是城市系列湿地。铜陵市是父母居住的城市，当年大建山水宜居城市，疏浚了和长江本来有联通的天井湖景区，修建了偌大的湿地公园，湿地概念不但已经落地，而且正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日常。母亲为了让我看到这些变化，专门带我去看了湿地公园。新修的大湖周围建起了很多新型的小区，高楼上可以方便看湖景。那时，沿江已经修了观景步道，我专门去那里走了走，一苇长江妙不可言，步道看江感觉就是好。和我在芜湖市看长江湿地的感觉明显不同，芜湖边的长江拐了个直角大湾，落日吸引了古今文人墨客，而这里的长江特别素雅，一点也不惊天动地，但很打动人。一次是去铜陵市大通镇看景，顺带看了湿地。大通是长江边一个老镇，电影《渡江侦察记》在那里拍摄的。此时，母亲身体欠佳，但说要带我出去转转，就决定去不远的大通镇看看。来到大通镇，镇不大，一条老街很快过眼，很快来到江边，这里复建了一些旧日的建筑。我站的位置其实不直接临江，只是一个江岔口，湖水被芦苇包围着。对面就是江北了，我已然知道湿地如何把江南江北联结在一起。

在铜陵市的对面，安庆市的湿地很多，有名的有小西湖、菜子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有一次，我去怀宁参加活动，车从安庆市穿城而过，没想到安庆市已经从名城变成了一座超级大城，车开了很久才出城，城市楼高湖美。在怀宁，一些无名的小河沟被捯饬一新，从我住下的高楼下望，太阳红彤彤，小河水潺潺，绿草朦胧。省会合肥高度重视湿地保护，2011年行政区划调整，巢湖全湖纳入合肥版图，实现一湖统一规划、统一管护。一眼望去，大湖似海，市区高楼林立，宛如海市蜃楼，妙不可言。在长江以南的城市，芜湖、马鞍山、黄山、宣城等地，湿地不遑多让，有水皆景。为了满足长江情结，我还专门去看湿地。2025年冬天，老同学邀请我去池州市玩，池州是一座安静的滨江小城，以生态创建闻名皖江。他问我看什么，说长江边有港口，我说看湿地。于是来到江边管理区，但见江边修葺一新，水泥路边，大片的草虽然不绿，但都坚挺着。因是冬季，没有什么人，我俩走在江边步道上，远处江面浩渺，天地有点混沌。他说，池州有好几个湖，其中最有名的大湖还设有保护区，归省管。听到这些情况，我对安徽省的湿地建设，好像有了点线面的感觉。城城有湿地，乡村有建设，连西递宏村等村落，也把池塘打造成了美丽乡村的重要景观。

自然保护地

改革开放以来，湿地不但概念落地，而且在全国所有城市铺天盖地建设起来，连偏远的新疆、甘肃等把能建的湿地都建设起来了。一草一木，一鱼一鸟，一水一土，已经构成城市乡村稳固的生态系统，不用赘述。作为普通人，在我眼里湿地有三绝故事。

湿地连接了水土，缓冲了二者之间的矛盾，放大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有了湿地，有了湿地里顽强的红树林和树下树上的生物，让水宽、水清、土安稳，水土各自安好。正是有了湿地，世界上的江河湖海，都能很好地存在。

湿地过去是美的存在，现在更是美的传承。在美丽中国的各处，清晨或黄昏，甚至白天，很多人都在湿地边活动，分分秒秒享受美的存在。

湿地的名头虽然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响亮，各类生态工程声名鹊起、更加响亮，但是湿地已经和各处老百姓的日常融合在一起，如血管般存在，如影随形。中国的湿地建设已经成为水土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人们开始习惯每天看水看树看鸟看日月。人与自然的互动还在继续，生态压力和生态和谐的机会俱在。

当代的中国人是幸运的，也愿意在生态建设上付出。义务植树运动、“三北”工程、退耕还林、长江黄河湿地保护、城市森林建设、古树名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自然保护区建设、森林公园等一波波生态工程快速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而在长江、黄河源头的中华水塔之地，国家已经把青海省的三江源保护起来，中国的生态质量发生了历史性逆转。但一切还没有结束，更高的生态文明建设拉开了序幕。当国家公园、国家植物园等时髦的概念扑面而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全国生态日设定，让大家已经对“什么是生态，什么样级别的生态是好生态”已然有了切身的感觉和新的期待。大家还在消化吸收这些目不暇接概念的时候，作为一个大的包容性强的“自然保护地”概念凌空而来，甚至已经越过了湿地等概念的地界。

自然保护地是中国依法设立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区域，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和国家重要自然财富，涵盖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类，并按生态价值实行分级管理。其主要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自然景观及文化价值，同时提供科研、教育、游憩等公共服务。人们还不太熟悉自然保护地以什么模样呈现，全国一些地方比如浙江等省，已经开始了自然保护地的优化试点工作，更多省份在酝酿方案。可以期待，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完备将极大提升中国生态治理的水平，体现出生态工程既是老百姓具体福祉又是全体公民公共价值的特点。

湿地建设已经为我们进行了打卡，通过湿地之门，我们已经了解如何与水土去打交道。而这些铺垫之后，我们会明白自然保护地将会怎样改变和塑造中国人的生态生活质量和东方大国精神面貌。21世纪的世界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解而变得更加和谐美丽。

